



复 旦 联 合 国 研 究 丛 书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United Nations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张贵洪 郭峰铖◎主 编
石晨霞 薛 亮◎副主编

- ◎ 通过对话和多样性促进和谐
- ◎ 亚洲和南太面临的多样性挑战
- ◎ 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
- ◎ 世俗主义与宗教的复兴
- ◎ 联合国体系与亚洲文化
- ◎ 国际关系的新兴范式

时事出版社

复 旦 联 合 国 研 究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United Nations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张贵洪 郭峰铖◎主 编
石晨霞 薛 亮◎副主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张贵洪、郭峰铖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80232-619-4

I. ①联… II. ①张…②郭…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303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彩页: 6 字数: 310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导集团和教育部
《联合国发展报告》项目的大力支持

总序

什么是联合国？谁代表联合国？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联合国有什么作用？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如何？这是每一个对联合国有兴趣的读者都想知道的。

我的回答是：联合国是一个“不独立的多元体”。所谓不独立，就是联合国没有独立的主权，它的权力来自于它的成员国。所谓“多元体”，就是说在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全面地或在任何时候都代表联合国。很多人会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是代表联合国的。那么，是不是就是说联合国秘书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问题上都可以代表联合国讲话呢？其实不然，《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秘书长的规定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讲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 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即首席行政长官，所谓行政的概念就是“办事”，而不是“决策”；第二段话就是说秘书长可以将他认为威胁到国际安全与和平的问题提交到安理会，以引起安理会的注意。这两条规定，第一条把秘书长的职权局限到了“非决策”的范围；第二条规定似乎又放宽了一点，让他可以就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联合国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呢？综合起来看，它的作用主要有五点：一是作为一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面镜子，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折射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二是作为一个论坛，反映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三是作为多边外交最活跃的舞台；四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五是国际行动合法性的象征。

联合国是多边外交的论坛，联大每年都云集了各国的元首、首脑和外交长，这是任何一个国际机构都无法比拟的。联合国是集团外交博弈的舞台，许多重大谈判都是在集团之间进行的，集团外交在联合国里面有很重的分量。集团外交有优势也有弱点，它的优势在于增加了弱小者的谈判分量，有利于在这个强弱不等、力量失衡的世界里面为弱小国家争得一份发言权、一份决策权；缺点在于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和难度，联合国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联合国是国际合作的平台，二战以后其发挥这个平台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使得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取得了独立并参加了联合国；二是开展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持久的发展援助，联合国里面有三大机构专门从事援助工作，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三是缓和了国际冲突，通过军控、预防外交、维和、建设和平等手段解决了一系列地区冲突，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大战的发生；四是规范国际行为，确立行为准则，并通过它的一系列决议、宣言、行动纲领以至于法律文件如条约、公约等形式，确立战后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行的游戏规则。

联合国还有一个作用是过去不为人们意识到的，就是其已成为某一国际行为是否合法的象征，这从两次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是行动合法还是非法的一个依据。

同时，联合国还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折射了国际格局的演变。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大概有这么几个时期：联合国成立初期，只有 51 个成员国，当时联合国是美国操纵的工具；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情况逐步发生变化，到 70 年代就发生了质变，发展中国家成为联合国的多数；1971 年中国代表权的恢复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70—80 年代，联合国折射出来的是两对矛盾的交叉，一是南北矛盾，二是东西矛盾，既对抗又对话；进入 90 年代，苏

联解体、冷战结束，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两极争雄消失、南北矛盾缓和，使得联合国能够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人权等各个领域全面发挥作用。安理会在经历冷战时期的瘫痪之后恢复工作，被称为联合国的黄金时代。世界人民对联合国的期望值也大大提高。但是好景不长，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使联合国陷入空前危机，联合国在世界民众心中的形象大为受损。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响起。

从现在来看，联合国将来会怎样？这里人类再次面临需要和可能的矛盾。需要是因为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迈进，但多极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联合国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的实际利益已经不局限在国门以内，中国的影响也已经超出了地区。所以，有很多全球问题都事关中国的切身利益，这就要求中国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预见，中国将在财政、维和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也需要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来拓展自身利益。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需要联合国这样一个时代即将到来。

近年来，国内对联合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现在，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与时事出版社合作推出“复旦联合国研究丛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可喜可贺。相信本丛书的出版必将推动我国的联合国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今天是《联合国宪章》生效和联合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此总序也是对“联合国日”的一种纪念。

陳健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2010年10月24日

于北京和平里

目录

“通过对话和多样性促进和谐”

——联合国文明联盟亚洲南太平洋磋商会议综述 (1)

第一篇 背景报告

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名人小组报告 (15)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64)

The UN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in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74)

促进文明对话 倡导包容互鉴 (94)

第二篇 地区变革

议题 1 亚洲和南太社会面临的多样性挑战 (101)

议题 2 通过地区机制贯彻“以对话和多样性促进和谐”的
原则 (104)

议题 3 亚洲和南太平洋社会如何更好地为不同文化和文明
之间共存和接触的全球对话做贡献 (107)

第三篇 地区对话

议题 1 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 (117)

联合国与文明对话

议题 2 世俗主义和宗教的复兴 (127)

议题 3 文化和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关系的新兴范式 (141)

议题 4 联合国体系与亚洲文化 (154)

议题 5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为“多元文化、一个人类”做贡献 (165)

议题 6 如何通过对话缓解紧张和冲突 (177)

议题 7 青年如何为跨文化对话与和谐做贡献 (190)

议题 8 教育如何适应跨文化对话与和谐 (202)

地区对话总结汇报..... (213)

第四篇 地区合作

议题 1 从“联盟 2007 年奥克兰会议”到“一个地区合作的新框架”：在亚洲和南太通过对话和多样性实现和谐 (227)

议题 2 未来五年的计划和行动 (237)

附录 (247)

参考文献 (298)

“通过对话和多样性促进和谐”

——联合国文明联盟亚洲南太平洋磋商会议综述

石晨霞*

2012年11月29—30日，“联合国文明联盟亚洲南太平洋磋商会议”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长江厅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中国联合国协会（UNA-China）共同主办，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和中导集团承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论坛秘书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对话中心、马来西亚国际公平运动组织等5家单位协办，并获得联合国中国书会、中国外文局、上海市文明办、上海市外办等单位的支持。

出席此次会议的嘉宾和领导包括：葡萄牙前总统、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桑帕约（Jorge Sampaio）、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等。此外，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Iqbal Riza、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顾问Jean-Christophe Bas、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王振、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对话中心主任Joseph A. Camilleri、马来西亚国际公平运动组织负责人Chandra Muzaffar等各方代表均出席了会议。来自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领袖、媒体代表

* 石晨霞，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博士后。

等约 150 人应邀与会。

“联合国文明联盟亚洲南太平洋磋商会议”的主题是“通过对话和多样性促进和谐”(Harmony through dialogue and diversity)，会议共分为 4 场全体大会，分别为：“地区变革：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文化和价值的影响”、“研讨会汇报总结”、“从联盟 2007 年奥克兰会议到一个地区合作的新框架：在亚洲和南太通过多样性和对话实现和谐”、“未来五年”。此外，会议还包括在两个时段分别同时举行的 4 个研讨会，共涉及 8 个议题，分别是“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世俗主义和宗教的复兴”、“文化和文明对话作为国际关系的新兴范式”、“联合国体系与亚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为‘多元文化、一个人类’做贡献”、“如何通过对话缓和紧张和冲突”、“青年如何为跨文化对话与和谐做贡献”及“教育如何适应跨文化对话与和谐”。

开幕式由 Jean-Christophe Bas（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顾问）主持，陈健会长、崔天凯副部长、屠光绍副市长、桑帕约高级代表先后致开幕辞。随后，在张小安（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的主持下，陈立民副书记、李岩松副校长、王振副院长、黄友义副局长、Joseph A. Camilleri 和 Chandra Muzaffar 作为协办方代表分别致辞。

随后，在潘光教授（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的主持下，Iqbal Riza（潘基文特别顾问）、Belen Alfaro（西班牙外交部）、Helena Barroco（联合国文明联盟）、Jordi Torrent（联合国文明联盟项目主管）、Abhishek Thakore（印度蓝丝带运动组织）就联合国文明联盟的工作和活动进行了具体的介绍。他们分别对联合国文明联盟成立的背景，联盟的具体项目和活动，联盟在媒体、教育项目中取得的成绩以及联盟在青年活动中的一些有效做法做了细致而生动的介绍。

在这个文化与文明多样共存的时代，“联合国文明联盟亚洲南太平洋磋商会议”将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在文化、宗教、教育、媒体等领域百余名代表汇聚一堂，为该地区的文化与文明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这在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推动合作与共赢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区变革：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文化和价值的影响

在关于“地区变革：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文化和价值的影响”这一主题的讨论中，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的代表分别就不同问题做了发言。

马来西亚的 Chandra Muzaffar 教授就“亚洲和南太社会如何应对宗教、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对马来西亚在处理多种族、多文化问题上的有效做法进行了介绍。在过去的 55 年中，马来西亚只发生过一次国家层面的社区性暴力事件。他们大多数人对其他的种族和社团以及文化都具有包容性和接纳性，尤其是对待国家本土的群体。可以说，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少数群体与本土群体共同作出贡献，才创造出多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和环境。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以价值、平等、平衡等为主要原则来制定政策，避免极端性的政策出台，也给予处理多种族和谐共存、财富公平分配、教育公平等问题以巨大支持。当然，马来西亚也面临着贫富分化、宗教冲突等挑战，但是在多种族、多宗教的文化中会持续努力。

中国南京大学的赖永海教授就如何应对宗教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挑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提到一种宗教文化之所以会产生、能够长期存在并持续发展，必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多宗教文化并存都有其社会历史必然性，所以不应该回避它，或者排斥某种宗教文化，而应该正视它、认真对待它，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真研究宗教产生的原因；二是增加沟通对话，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三是因势利导，使各种宗教文化各尽其能，充分发挥各种文化的社会功能、历史作用，使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这种态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来自澳大利亚的 Joseph A. Camilleri 在“地区机制多大程度上融入到‘通过多样性和实现和平’原则的过程和活动中?”这一问题上认为,应该增强知识分子在亚洲多元化发展中的作用。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在联合国文明联盟还未成立之前,知识分子就看到亚洲有非常大的对话潜力,包括甘地、杜维明教授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像东盟这些组织应该重视文化对话这一领域,应该成为对话的催化剂。对于如何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推进教育、媒体、法律、宗教方面的交流,以及如何通过对话、交流进一步加强亚洲的区域认同这些问题,他提出五条建议:第一,每两到三年召开一次区域磋商会议;第二,建立指导委员会,负责建立各区域间的磋商;第三,支持联合国文明联盟,建立更多的区域组织,同时在经济和安全合作之外进一步开展文化、文明方面的合作;第四,在本次磋商当中,教育和媒体方面的项目可以形成一个探讨文件;第五,建立区域跨文化培训中心,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国家区域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北京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就中国文化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且目前仍然处于生机勃勃的状态,而这些特点都是源于中国文化强调容忍和尊重对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中国目前也面临很多问题,腐败行为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文化领域、宗教领域。而且,整个社会对精神领域的关注很少,对宗教、文化了解得太少,因此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文明联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机遇,我们需要借助和更好地利用文明联盟所带来的平台和机遇,对文化教育体制做一个机制性的重造,以帮助人们获得文化资产,而不仅仅是经济资产。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和精神价值,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且,联盟最终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自我意识的复苏和唤醒,促使中国更多地关注和培养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文化和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

最后,印度的 Mata Amritanandamayi Devi 就“亚洲和南太社会如何更好地为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共存和接触的 global 对话作出贡献?”发言。中国的王戈就文化和谐性的问题发言,他认为 1960 年之后美国通过包容

使各种文化进入美国，且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在美国落地、生根、发芽，因此包容是多样文化共存的关键因素。“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也会产生共同的理念，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最高阶段。和谐是最重要的文化元素，萌芽于人类的历史，但体系构建于我们目前的现代文明。

二、分组研讨会汇报总结

在第二场全体会议中，各位发言人主要围绕前期讨论的八个议题进行汇报总结。首先，来自韩国的 Arnaud Leveau 就第一议题“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汇报了第一分会场的讨论结果。他认为文化是很好的交流方式，东北亚地区也可以通过文化的交流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同时，宗教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宗教领导人往往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此外，他还就该议题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关于宗教，宗教虽然可以发挥分裂的作用，但是也有良好的团结作用，因此应着力发挥其团结的作用；第二，当今世界的冲突并未消失，这在东南亚地区也存在，希望文化交流可在更多的区域冲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希望东南亚地区的经验能够传播到其他地区，以更好地解决地区的冲突问题。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Hefiz Al Asad 就第二议题“世俗主义和宗教的复兴”汇报了第二分会场的讨论结果。他谈到，宗教在我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宗教，相信宗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第二，宗教的理念和世俗的想法之间可以进行很好的融合，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第三，宗教在克服世界物质主义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它提倡的简化生活方式应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宗教应该在人权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五，建立教育网络，在亚太地区建立相关的培训机构，推广宗教文化知识。

来自澳大利亚的 Aran Martin 就第三议题“文化与文明对话作为国际

关系的新兴范式”汇报了第三分会场的讨论结果。她认为，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整合起来而作为一个标准，而应该让每一个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且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内涵，所以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对话机制，求同存异，一旦认识到存在分歧的时候就应该积极进行对话。在政治框架中，大家可能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国际关系可能有其他的基础，不一定都要依靠这种博弈去解决。总体的建议是，联合国文明联盟是很好的场所，可让我们探讨共同的价值观，即使我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为国际关系应该由不同的理念来塑造，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同情心、宽容心来塑造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此外，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群体能参与其中，包括公司、环境非政府组织、政府、商界等，更多的群体参与更能体现当今国际社会的包容性。

来自联合国文明联盟的 Jordi Torrent 就“联合国体系与亚洲文化”汇报了第四分会场的讨论结果。他谈到，研讨会对联合国文明联盟提出了诸多建议：第一，联合国文明联盟可以更多地参与东盟区域组织的讨论；第二，水资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推动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第三，有关哲学方面，中国的道家思想可以很好地理解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可以将道家思想作为西方二元论的替代或者视角来看待社会的冲突；第四，建立联合国文明联盟办事处来鼓励本地区参与到联合国文明联盟的活动，并且增加联盟在地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五，涉及到青年人，可在本地区建立青年会议或研讨会；第六，涉及教育者，与会者建议建立区域性教育者会议，通过这些会议来增进区域间文化的理解，分享经验，同时可以就一些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第七，涉及到沟通，建议联合国文明联盟在本地区会议上有更多的出席率，让更多的人参与区域性会议并发言。

Fethi Mansouri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何为‘多元文化、一个人类’做贡献”这一议题对第五分会场的讨论进行了汇报。他首先谈到中医，其在西方已经逐步被大家接受，许多西方人在接受中医治疗后有了非常好的效果，因此中医可以成为中西方联络的桥梁。其次，中国文化传统是很重要的，它有着内在的活力，有助于解决现代问题，解决我们现在面

临的一些紧张现象。另外，从中国文化的内在来说，其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且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在多样性中体现包容性，这些经验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借鉴。最后，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持不同语言的群体相互认知，因此语言的翻译工作就显得很重要。他建议：第一，以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推动本地区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活动，可以建立文化数据库来实现地区分享，或者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比如和孔子学院等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二，联合国文明联盟可以和孔子学院一起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方面、领导力方面的培训。

来自柬埔寨的 Thanine Sok 向大家汇报了第六个议题，议题是“如何通过对话缓解紧张和冲突”，而且大家讨论的主要是地区冲突。东南亚地区冲突分为两类：一是国内的；二是国家间的。国内的冲突主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政治上优于另一个民族，造成另一个民族不满。国家间的冲突主要是政治冲突和领土冲突。而且，人们注意到民族主义的紧张局势正在日益恶化，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实现沟通的问题，因此建议将妇女融入到冲突的解决中，因为妇女是天然的调解员，同时还需要第三方来调停国家之间的冲突。另外还可以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首先，要通过对话避免冲突；第二，采取教育手段；第三，让学者积极表达他们的想法，提出解决方案。

来自新加坡的 Aljunied Khairudin Syed 就第七个议题“青年如何为跨文化对话与和谐做贡献”做了汇报。他谈到大型的跨国公司也可以作为很好的文化传播者，能够通过其让更多的人提升意识。就联合国文明联盟而言，希望通过媒体，包括电影、微博以及其他多媒体方式，让年轻人有更多发言的机会，也可以让他们更多地去谈论自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另外，应该更好地让年轻人参与到全球问题的解决与对话中。此外，应该在联合国文明联盟中建立青年秘书处，由全球不同的成员参与其中，作用是让世界各国的青年人进行跨文化交流，让他们发出声音，发表观点。

最后，来自美国的 Alessia Lefebure 就第八个议题“教育如何适应跨文化对话与和谐”进行了汇报总结。她谈到，在我们的文化和平进程中，

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考虑教育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希望有更多的非正式教育能够发展起来。此外，希望能够教育年轻人不仅要了解传统的知识，也应该了解文化；不仅要成为未来的劳动力，也应该更多地了解其他的一些技能。相应的培训应该包括多学科的内容，不仅是理论上的知识。在新的教育方法方面，可以建立一些社区性的学校，将这些经验在其他正统教育中进行推广。

此外，教师应该更多地鼓励讨论，或者将其他内容融入到教学中，不仅把学生动员起来，也把教师动员起来，教师观念的改变就意味着课堂观念的改变。

三、从联盟 2007 年奥克兰会议到一个地区合作的新框架

在关于从“联盟 2007 年奥克兰会议”到“一个地区合作的新框架”：在亚洲和南太通过对话和多样性实现和谐这一议题的讨论中，来自韩国的 Kim Yersu、台湾的黄俊杰、马来西亚的 Phar Kim Beng、中国的高述群、菲律宾的 Cesar Villanueva 先后做了发言。这一环节主要围绕联盟目前所取得的成绩、遇到的一些挑战或将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展望未来等问题展开。

Kim Yersu 认为，文明联盟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从 2007 年奥克兰会议的召开以来，跨文明交流取得很多成果，多元化的文化相互交织，包括和谐、多样性方面的对话也越来越多。在过去的 10 年左右时间里，人们不再从单一的角度来讨论文明，而是越来越自然地多角度来讨论文明，更多地从理论上进行交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还存在不同形式的冲突，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很多冲突，特别是领土方面的争议，同时还包括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一些矛盾，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对话的形式来解决冲突。关于未来，需要将更多的工作放在寻求和建立共同的价值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将本地区中的国家团结起来。

黄俊杰谈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西方的侵